時代日報

中華民國卅六年五月七日 第五九一號 （今日一張售四百元）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四三一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警察局照第二六四號

發行人 匡開某 蘇商時代書報社出版

營業部 上海斜路界六號 電話七一一五三 南京路〇號 電話八五一 漢口路名路五號 電話一七〇五

編輯部 成都北路九七三號 電話三五二八七號

新畜生頌

花開草綠 上台便是垮台時 顯然失敗了 關於「中間派政治路綫」以外的話 民社黨的溯邁眼 憶悼張君勱的「靈魂」 記某黨內閧 讓我們來大聲喝彩吧 速之博士近著抒懷詩「論往」 追懷廿年前的廿位烈士

丁 靜 周仁 溫奇 蘇平 蘇慕遠 夏康農 東方朗 黎焚薰 張振西 劉濟揚

中蘇文化

第十八卷第四期出版

要目

實斯科的歷史 致力和平建設的蘇聯 蘇聯計劃經濟概述 蘇聯預算制度 偉大的俄羅斯哲學家赫爾岑 建國文的進化論在蘇聯的發展 論文學的自由 三個斯太林獎金桂冠詩人 百年前我國的俄國書目

徐滇譯 吳清友 李俊民 皇甫曉 水夫譯述 朱祥等 戈寶

中蘇文化協會編印 南京中山路牌樓巷五一號

紀念五四文藝節

本社出版書籍 一律八折發售

特價期限 五月五日至七日

門市部：吳江路一〇五號 分館處：漢名書路八五號

蘇聯文藝 二十七期 業已出版

要目

在橫渡河子流域 與欣 倫青譯

寶石花 巴若夫 戈寶權譯

青年近衛軍 法捷耶夫 水夫譯

關於「星」與「列寧格勒」兩雜誌的報告 日丹諾夫 葆荃譯

蘇聯的女作家 米爾斯卡亞 葛一虹譯

每冊三千元

時代雜誌

第七年第十五期 五一勞動節特大號 今日出版

世界工人爲和平鬥爭（國際一周） 今年五一勞動節的意義 論蘇聯工人階級專政 工作權和休息權在蘇聯 美國工人生活的特色 美國的職工會運動（上） 美國的工人政黨

共軍前鋒進抵忻縣 太原情勢益緊張

徐水重受威脅國軍嚴防中

美政府企圖加緊援法 迫使賴馬第反共

法某閣員說法共勢力強大 現政府能否生存頗成問題

法汽車工潮 益趨擴大

澳洲工潮

米潮處處

山大學生上書司徒 控訴駐華美兵行兇

「消極」與「積極」

史達森評杜魯門政策

英國專家看金元

謂將威脅國際生活程度 及美國自身經濟的平衡

眾院討論援希土案 反對派將全力反對

反對五日工作制 英三萬礦工罷工

二十四處煤礦停閉

英國困難 在於三無

英運輸業 收歸國營

美報論國府弱點

芬蘭人民 堅持民主路綫

芬前內政部長演說

津市身份證 領者必宣誓

牛週經濟述評

從搶米風潮說起

楊深

產米區的悲劇

風性的白色恐怖來了。許多人買不到米，已經以瘋狂的搶米，但是格於限價不肯賣出，饑火中燒的市民，看著一堆堆白米，便自行動手了。這就是漁米之鄉的江浙境，不斷發生搶米風潮的原因。

杭州在五月二日發生了四萬人搶一萬石米的風潮。中國銀行擁有十二萬石米，每日拋二千包，但是二日突然停止。米店只顧囤積不願將自運的白米出售，於是停市。老百姓趕集米店搶米的萬狀，終於擁入米店，搶米而去。自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老百姓邊打邊搶，杭市三百多家米店全被搶光。無錫於五月五日也被搶風波及。因爲米價已上漲至卅二萬，於是貧民紛起搶米，自上午八時動手，不久全城波及，所有米號都被搶光，自衛隊鎮壓騷動中，打傷了二千人。無錫縣政府的軍警都卸了下來。這搶風，一直到晚間仍未終止。這二處是所謂江南產米區，都已鬧到了米荒的田地，其他各地更不用說了。傳說中浙江內地如僑縣，吳興也是搶風大熾，安徽的蕪湖，也開始搶米。而東北各地已傳出消息：瀋陽，長春，已鬧糧荒。

米價的躍動

在這種背景之下，米價的波動使老無休息了。我們且以上海爲例，看這半個月來驚人的躍動。

上海市政府最初是漠視了糧荒的嚴重，因此與市長曾有一舉克服米價的企圖，他的政策是把米價鎮壓在十四萬元的限價。一方面，自四月中旬起拋米，一方面親赴常錫，請他們將產區價格必壓入十四萬元。這是四月中旬的決策。

市政府自十五日拋米，每日約一萬担，到現在已近廿萬担，但是米市更形險惡，……米商便不願再進貨，於是到米稀少，本來每日有二萬担米到上海，後來南北兩市場每日過米不過是二百担，而且最多也不過二千担，這使上海的米源日稀。更危險的是，米店因爲限價過嚴，根本停市，使市民買不到米，使人心更爲惶恐。另一方面，產區米價並不因上海壓價而下落，竟直線上升，比上海還快，這就使內地糧人到上海來套米，發生食米倒流的現象。

於是，市府便以開放限價來求妥協，一度放長到二十萬元。但是這種鬆縮政策仍然無效，因爲產區漲得太快了。被限價政策堵住來源的米市，便在枯竭與停擺之中，猛烈翻騰，我們且看四月份全月米價的升騰：

	三月二十九日價	五月六日
白粳（上）	十萬九千元	三十萬元
薄稻（上）	十萬八千元	二十六萬五千元
白元	十二萬九千元	三十萬元

更嚴重的米荒問題

食油雜糧的漲勢

銀根告緊了

本市新聞

食米限價取消後 昨日續創新高價

白粳門售越過三十萬大關

（大光社訊）米市恢復自由買賣後，昨仍續創新高價，高白粳市場價格二十九萬元，門售每担越三十萬大關，白元門售每担三十二萬元，杭州無錫相繼發生搶米風潮，加之沿途地方當局對米糧運輸頗多留難，昨有米船十餘艘被阻於青浦黃渡之間，由此食米管制價格雖告放鬆，然來源益見稀少，米商鑒於採購之困難，成交足不前，北市場昨到米五二二五石，南市場到米僅白元一四三石，總數不及七〇〇〇石，河下米到貨絕跡，實創到貨稀少之新紀錄，全市米號大多「半開門」，無上等白米應市。

食油行市今晨一度猛升，惟旋即回挫。麵粉雖升不已，蓋限價關鍵將可決定，又以米價狂漲，貨主再起扳持，利郎洋粉後開於六萬二千，較昨約升一萬餘元，兵船粉初十一萬，赤升五千元，麩皮轉爲定象，以昨日漲之過烈，今大小包初挺後轉平，黃豆升五千，菜米，紅糧各升六七千元，赤豆微昂，芝蔴升爲至萬五千，生仁再挺一萬餘元。

指數月內解凍

中樞已內定四項辦法

（大公社訊）日來工界紛份要求解凍生活指數，尤其因物價瘋狂上漲之後，情形更見激烈，大公社記者昨由可靠方面探悉：中央對生活指數，業已決定解凍，並已內定四項辦法：一、凡係各廠產業工人，工資在卅元以下者，一律照生活指數計算，二、工資在卅元以上者，逐級打折扣，計分下列八級：（一）自卅一元至四十五元，（二）自四十六元至六十元，（三）自六十一元至九十元，（四）自九十一元至一百廿元，（五）自一百廿一元至一百五……

印刷工人 要求解凍

差金不能解決生活 滬東機器工人怠工

抗議非法毆捕

上法發表告同胞同學書

張貼標語 摘去校徽

法學院昨起罷課

郭沫若等慰問受傷學生

市府請願無結果

蘇聯「消息報」社論
評馬歇爾廣播演說

〔塔斯社莫斯科五日電〕「消息報」五日社論，批評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四月二十八日對美國人民的廣播演說。內容如下：

馬歇爾在演說辭中，企圖把莫斯科外長會議工作結果應負的責任，推諉到蘇聯代表團的身上。關於會議的經過情形曾在報紙上廣泛刊載，凡留心當時討論會議過程的每一個人，都很容易看出美國國務卿在對局勢的分析方面，是與事實不符的……

關於德國中央政府

關於德國經濟統一

關於德國賠償問題

關於四強公約

關於奧境德國資產

關於德波疆界

馬歇爾爲什麽作謬誤報導

蘇聯民主的特色

查斯拉夫斯基

本社出版各種書報雜誌（以法幣計算）

小說

劇本

春

黃賢俊

他們說我瘋了

蕭　垻

在黎明前，
爲了
迎接健壯的、寬廣的路，
今天，
我換上那——
從農村中寄來的土布衫；
泥土的醇香，一陣陣的聞到了，
碧綠的新鮮，一陣陣的望着了。
但他們說：
走錯路的是我。
說我瘋了。

今天，
我以冒着熱氣的心，
在夜晚，
試步在那車馬喧囂的路上。
我要僱碎那
霎閃的，鬼貶眼的、盯人的路燈；
我向着行人咆哮，
我揮起了拳！
我愉快，
我喜歡，
但他們說：
走錯路的是我，
說我瘋了。

眞舒暢，
我已將脚上的
剛發不名譽的破鞋一齊踢了去
邁大步，
走向曠野，走向迎着我們的，
寬廣而健康的大路上去。
等待着吧！
人民要替我換新鞋，
現在，
我光着脚板！
土布衫從那裏寄來的，
我們就迎向那樣去！
看那支微笑的旗，
在人民的手裏飄揚、招展。
我自信：
我沒有走錯路呀！
但他們
說我瘋了。
…………。

看，
在陰暗的夜的道路上，
他們，
一個個的盯着我，
一個個的向我奮着揶揄。

一九四七、四、廿、北平

二伯

陸翔

文化版

「蘇聯紀行」俄文版序

郭沫若

在蘇聯境內五十天的旅行，是我生平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多年的宿願達到了固然愉快，而許多理想中的事物在眼前得到了它們實際的形象，是尤其愉快。蘇聯人民的和藹、聰慧、勇敢、陶醉於工作中的認真和快樂，以及這些優良品質的寬度、深度、密度，不到蘇聯去是不容易想像得到的。

我很感謝，蘇聯人民在五十天之中給予我的兄弟般的友誼。現在雖然已經隔了兩年，但彷彿還是和昨天一樣。凡我所接觸過的一些親切的友人們都一一如在目前，我相信，這記憶在我是會永遠新鮮的。

最大的遺憾是我不通俄文。因爲語言的隔閡，我在遊歷期中有無量的寶貴知識便無法接受，而我自己的謝意也無法表達。凡是我參觀過的農場、工場、學校、研究所、博物館、圖書館，及其它各種各樣的文化機關，負責的人都會以極大的熱心教給我以種種的智識，我究竟接受得怎麼樣，消化得怎麼樣，我相信也是那些熱心的教師所關心的事情吧。

可是我現在有兩件愉快的事可以把我的遺憾補償了。一件我要感謝費德林先生。他把我的「蘇聯紀行」翻印成了俄文，這可以讓蘇聯的朋友得以知道我在五十天中所學習的文化課程的答案與同我的答謝。老師們能否滿意不敢說，但我這個老學生倒實在是盡了自己的心力的。

另一件是在我之後有茅盾先生及其夫人的蘇聯之遊。茅盾先生雖然和我一樣不通俄文，但他在其他方面的準備比我周到，在蘇聯的時間比我長，所遊歷的地方也比我多，我所不會學習到的東西，他一定是學習到了。特別是相隔了兩年的時間中在蘇聯境內所有的進步，這更是我所急於想知道的。茅盾先生很快便要回到上海了，他的比我的「蘇聯紀行」更詳細的日記和其他的文字，是我所急待補充的關於蘇聯知識的第二課。

我藉這個機會，對於蘇聯人民，對於曾經直接教助我過的一切朋友，表示深厚的謝意。特別是對於前任科學院長珂馬羅夫先生的逝世，我要在此重新表示我的追悼。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五日

文藝節在約大

● 成楓

五月一日，約大在五六個學生團體並校方合作下，聯合排演舉行了一次「五四」文藝節慶祝大會。這次慶祝會假如和北大或燕大的比較起來，在量上或質上也許都是不足道的；不過在沉寂了一年半的約大，在以一向以充滿Play boy，俗稱買辦聞名的約大來說，則是一個空前的成功。

慶祝大會首先由約大文學研究會，音樂研究會，美術研究會，戲劇研究社，讀書聯誼社等五六個藝術團體發起的，在得到校方贊同後，籌備工作便積極地展開。上百的同學集聚在一起，有的連夜印刷小冊子，有的擔任招待，美術研究會的同學更負責全部廣告和圖畫；在這裏表現着青年人最好服務精神。他們的努力首先就在會場上表現出來，一向空空洞洞的交誼室大廳，被裝置的煥然一新；椅子整齊的排着兩旁，飾滿着盆花及紙條，正中台後的綠幕上有「五四」文藝節慶祝大會幾個大字，下端飾有五個藝術團體的標記——象徵着緊密的團結和親切的友誼。台上放着一隻桌子，桌上放一具擴音器，台前遍高懸一條條綠色的橫條，上面火紅的大字：那是郭沫若先生的詩句：「那是青年啊，你們是人類的春天！」。一切都是顯得節儉而熱情。同學們陸續來到，漸漸大禮堂滿了人，在門口簽名單上簽得的就在一千以上。

二時左右，在歌唱聲中，大會正式開始，主席致詞後，涂羽卿校長作簡單的開會詞。涂校長力言這次大會是校方和同學互相幫助，互相諒解的成績，他希望這種態度能維持下去。一致的掌聲，擁護他這賢明的舉動。接着先後有三個演講。第一個被邀上台的是戲劇界元老熊佛西先生，熊先生是戲劇界前輩，首先予人以感之感，他講的是戲劇工作者當今之任務——要伸揚善的，打擊惡的，以完成「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第二個演講的是歷史學者秦偶思先生，他講的是「五四」運動八大意義，秦先生的廣東國語有些難懂，不過他那有歷史意義的分析爲同學所珍重。第三個演講的是青年導師郭沫若先生，郭先生穿着藍布大褂，以響亮的聲音，激昂的情緒，勉勵同學承繼「五四」精神，爭取民主和科學。他强調「五四」任務的沒有完成，「中國已從帝國主義桎梏下解放了嗎？中國已把封建殘餘肅清了嗎？沒有，沒有！第三個還是沒有！……」這幾句話是值得每一個人警惕深思的。郭先生還特別指出我們發的小冊子上記載的錯誤他說：政府根本從來沒有規定「五四」爲文藝節，這區區一個文藝節還是文藝工作者自己爭取來的。雷般的掌聲久久不息，擁着郭先生走下台。

中間插入的餘興節目：有二個節目——爲僑基的「海燕」和曹禺的「家」；二個邊疆民族舞蹈——「巴安孩子」和「春我酒會」，這新鮮而活潑充滿着青春之力的旋律，給人以輕鬆而愉快的感覺。戲劇節目有一個短劇和一個獨幕劇——「王大媽補缸」和丁西林先生編的「瞎了一隻眼」，尤以前者，含意深長，使同學如醉如狂，從頭笑到終，這是幽默的笑，過後引起思索的笑。眞如熊佛西先生說的：「我們看見畸形反常的現象就覺得可笑。」歌詠節目有三重唱——「長城謠」和「游擊隊歌」，雖然較着，但由於歌喉的美妙，依然令人羣節欣賞。末了，約大歌詠團的三十人大合唱，唱的是二支綏遠青海的民謠——「城頭上跑馬」和「當那石榴花兒開放」，大會就在這雄壯明快的歌聲中結束。在每個散去同學的臉上，我們看見每個人眼內閃耀着灼灼的青春的火焰，這是一個熱烈興奮的聚會。

大會是結束了，它促進了合作的精神，同時充分表現了羣衆性，這是一個全體同學性的活動，它是屬於全體同學的，爲全體同學所贊助並重視。沒有這爲着再發造條「將有作用」，我們團結在一起，攜手並肩，向着光明，懷着熾熱的熱情，邁步前進。爲着完成「五四」的神聖任務，春天是我們的……

兩個世界的報紙

查斯拉夫斯基 作

蘇聯名記者查斯拉夫斯基，爲慶祝每年照例慶祝的蘇聯出版節，特在「眞理報」以「兩個世界的報紙」爲題發表專文，作者在這篇專文中憶起十月革命後最初的幾天中，列寧就建議設置一個委員會，來專門研究調查資產階級報紙對銀行的依附性。

查斯拉夫斯基繼續說：「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三十年，在資產階級的英國中，廣大社會人士要求調查大報館與資本家的公司及銀行之間的勾結了。在輿論界的壓迫之下，英國國會納一個特別委員會，着着手澈查這件事。

「在蘇俄，工農政府可以進行的眞實調查，和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可以組織的唬人的調查，二者之間，決不可能相提並論，這是不待言的。英國國會的一個什麼委員會，和敢要求資本家私人銀行拿出賬簿和計算書來看嗎？這種『調查』決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但是，在英國，已經發生了資本家的報紙和資本家的公司互相勾結的問題，這就暗示出：這種勾結違反新聞自由的觀念。

「三十年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簡直不會想到提出這麼一個問題來。那麼，在過去三十年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哪？已發生了許多事情，其中有一件事，便是：資本家報紙的獨佔，已被打破了。資本家報紙已不復能夠使全世界蒙受自己的支配，已喪失了頗大的一部分地盤。它害怕還要喪失更多的地盤。它的害怕是頗有理由的。

「蘇聯報紙，勞動階級的勞動人民的報紙，已在世界上突然出現。這是一種新式的報紙。它已創造了自己的法典，風氣，和道德觀念。

「舊式的和新式的報紙之間，進行着一種毫不妥協的，一貫的鬥爭。兩個世界的報紙之間的鬥爭，便是忠實的報導對不忠實的誤報之間的鬥爭。

「我們都了解許多資產階級報紙爲什麼這麼狂暴地攻擊蘇聯報紙。這是地盤被人佔領了的每一個獨佔資本家的狂暴。「資產階級的報紙禁不住批評。它擋不住老老實實的報導。

「但是資本家公司的獨佔，意味着獨佔，而人民的自由意味着自由。

「資產階級的記者們，資本家獨佔事業的辯護者們，喜歡引用民主憲法。他們叫喊着說：民主需要新聞自由。原來是這樣呀。但是，美國憲法中可沒有一條規定說（美國報業大王）有從事製造謠言的自由呀。不能說胡亂推測以爲華盛頓會規定馬科密克有從事陰謀詭詐的自由，這樣來極力確保馬科密克有大利可圖，如麗標胡亂推測，那就是冒犯尊嚴了。

「新聞自由是單爲人民規定的，而且只有在人民已經自由解除了獨佔資本的束縛的國家中，新聞自由才能夠存在。

「蘇聯報紙是自由的，就因爲它是屬於自由的人民。」

查斯拉夫斯基指出：「在美國大選期間，已經證明平時國際反羅斯福的報紙的極大多數造謠，竟投羅斯福的票」，查斯拉夫斯基寫道：「所以，便可以下一個就資產階級報紙說來是不快意的而且令人驚愕的結論了：大資本家的報紙，既不爲讀者信任，也不受讀者歡迎。就因爲他們並不表達人民的意見。這就意味着，在美國，大多數人民都沒有自己的報紙，那麼，在那裏，怎麼能夠說起存在着新聞自由呢？

「在蘇聯報紙和蘇聯人民之間，沒有而且也決不會有任何意見的歧異或利害的衝突。這種新式的報紙，是爲人民服務的，而且只爲人民服務的，它完全承認由大衆監察。新式報紙的力量就在這裏。讀者信任它，尊敬它，因爲讀者把自己的報紙，當做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在鬥爭與勞動方面的一位良友和助手。這一點已由蘇聯報紙三十年來的存在與發展加以證實了。」

查斯拉夫斯基在結語中說：「在兩個世界的報紙之間的鬥爭中，就是新世界的，新式的這種報紙佔着道義上與政治上的優勢，而將來就是屬於這種報紙。」

「麗人行」中的三個女性

歐陽翠

看過了「麗人行」，心上的石頭始終撤不掉，它壓着你，沉重地，直壓得你擠出了眼淚，長長地噓息一下，然後，你才好像得到了些什麼，使你又失掉了些什麼。而終於使你把淚眼抹擦乾淨，靜靜地去思索：「你是怎樣的一個女性？你知道女人的錯誤和犯罪是什麼人的罪與？」「麗人行」指示了女人今後應該走的路嗎？他沒有給你一個正確而顯明的解答。他只告訴你，若英是怎樣一個愛虛榮的女性，爲了物質上的享受，她不惜把自己的身體，愛情，出賣給了王仲原，而在她丈夫歸來的時候，她又好像表示了懺悔的意思。但是她到底不能了解一種精神生活的人，所以關在監獄裏，故態復萌，她又想起王仲原來了。

這樣的女人，除了物質的享受之外，不懂得生活和工作的意義。她唯一能替自己辯護的，便是丈夫梁玉良離開了上海以後，她帶着女兒貝貝，生活得十分苦。爲了受苦，她不肯做工，爲了享樂，她便和王仲原同居了。拿生活做藉口，以達到她物質享受的目的。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因此她最後的嚐得歧途，是應該自己負責的，因爲她和王仲原同居便是墮入了錯誤的深淵裏，如果她肯受一點苦起來，她便是另一個人了。可是她不，她是一個沒有骨氣的女人，所以從監獄裏放出來，她還要打電話給王仲原，想一下做闊少奶奶的威風呢。

一個大學生，一個挺立不起來的大學生，一個不肯吃苦，不肯做工作，而以享受爲目的的少奶奶若英，她對於自己的前途是應該負責的。

紗廠女工金妹，她是一個純潔的女性。日本鬼子蹂躪了她。她便想用自殺來洗清羞辱。這也因爲凡是一個被侮辱或被蹂躪的靈魂，一定是帶着燃燒的憤恨要報復的。金妹是一個沒有受教育的女工，她懂得報復，卻不知道怎樣去報復，並且她也沒有了解一個被侮辱，被蹂躪的靈魂是絕對沒有罪過的。可是她怕丈夫友生不能原諒她，她不能忍受那種侮辱。因此在她丈夫理解了她的無辜時，她又活躍了起來，並且比以前更忠誠地，對待她的丈夫。

可是金妹的命運是苦的，她一個女工，工廠關門，她失業了。丈夫爲了她，受了惡門，又被撤職，因而以石灰於一家三口的生活，一起落在她的肩上。借不到高利貸，又被警察抓去，頭一件把貨物沒收，此後，她——又走上了私娼的途徑。私娼是被人認爲可恥的，天如果她深深知道有病的惡，盲目的丈夫發現她的秘密的來源時，他們是會痛的。所以她不能……但是金妹並不是一個虛榮的女性，她是從窮苦裏長大的女工，她得生活是艱苦的，她需要的是工作，工作，工廠的門把她關在外面，就像……一家三口的生活要維持。爲了不忍……的母親和盲目的丈夫挨餓，金妹咬緊了牙，去拿，自己犧牲了。她含着淚，挨着打，過甘願過這種非人的生活嗎！

當金妹不貞的事實被高利貸的惡霸先生，在她的丈夫面前拆穿以後，丈夫懷恨到了極點，[illegible]他想：「侮辱他的[illegible]，是這個不合理的社會。」金妹再度受到丈夫的侮辱，她又想自殺了。[illegible]侮辱他，蹂躪他的敵人報復的。」所以金妹絕不能死，死亡不是出路，死亡不是女人的出路。

「苦難使她堅強，」像金妹這樣的人，應該有這樣的精神的。

三個女性中，以新羣是最高的，她教育孩子的路，是至高無上的路，她是教育女工的工作，不自私，[illegible]她清楚的[illegible]迎着新的環境和理想上出發，勇敢地領着迷途的女性，一個帶領着她們走上新路，教了新羣，救了金妹，又救了好幾個女人，救了拉瑪的孩子，救了貝貝。

只有新羣這樣的女性，是不會工作的[illegible]，用社會的精力，用她的精神，她不屈，她也有她的苦難。[illegible]雖然是新時代的一個工作者，[illegible]那是一種成就了。

「麗人行」暗示了我們：「女人的解放是[illegible]」。行的[illegible]社會往往是社會壓迫女性的，女性的解放更需要全社會的解放，女人的解放，必需更大的「麗人行」。[illegible]

[illegible]

蘇聯名演員 薩多夫斯基逝世

〔塔斯社莫斯科四日電〕俄羅斯各演員，蘇聯人民演員，馬麗劇場導演，普羅夫．薩多夫斯基，已於五月三日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他的逝世，使蘇聯劇壇受了重大損失。死者是和莫斯科歷史最悠久的劇場保持着一百多年的關係的那著名的薩多夫斯基「演員朝代」的一個代表人物。

兩年前莫斯科戲劇界曾熱烈慶祝他的七十大壽，和他從事戲劇活動的五十週年。

薩多夫斯基，把俄羅斯現實主義的最優秀的傳統精神，藝術的眞實性與明確性，都在舞台藝術中加以擬人化了。他一生扮演過俄國的古典劇和現代劇中的三百多種腳色。

因在藝術方面成就卓著，薩多夫斯基曾榮膺史大林獎金和列寧勳章。

普羅夫．薩多夫斯基雖然逝世，薩多夫斯基的一系並不因此完結，薩多夫斯基的姪孫，青年演員米海爾．薩多夫斯基，現在就在馬麗劇場演劇。

蘇聯科學影片「植物生活」

〔塔斯社莫斯科電〕即將在銀幕上出現的影片，「植物生活」，表彰偉大的俄羅斯科學家克里門特．提密略席夫的工作。觀衆將見到許多促使植物的漸進化和發展，以及地面上花草樹木的出現。該影片還將映出不能由肉眼觀察到的現象，如從根到葉的水分的氣行。

新語文

SIND YJAN-WENZ (No7. 總No.74)

最近一次的上海與平津之間的拚音文字通信討論（下）

容異

（D）特別寫法（或變體字）問題：楊眞反對特別寫法或變體字，認爲『有陷入「洋漢字」的危機』，『還不如國羅有規則』，它『增加平民學習的困難，而又提高了文字的專利性』。倪海曙認爲『有條件的「形體法」未嘗不可用，』但『應決主張用得極少』，他認爲『林迭肯就用過了份』。Angz 也認爲「形體法」可用，他向楊眞說：『Zamenhof 在他的 unua libro 上有句題詞：『Por Ke lingvo estu indernacia Ne suficas nur nomi gin tia』，國際語不是單單稱之爲「國際」語，就能成爲國際語，拚音文字也不是單管拚準了音就能成爲文字。』他說：『拚音文字的拚音方法可以有三種，一是純粹拚音的，一是形體式拚音的，一是歷史式（或語源式）拚音的。英法文是歷史式的，歷史式的拚音往往距離實際的讀音太遠，不足取法。我們的途徑惟有純拚音和形體法並用。你不贊成林迭肯的變體字，我也不完全贊成，可是他的-d（形容詞的「的」），-dy（副詞的「地」），-ly（副詞格名詞詞尾的「裏」），我想是值得考慮吧。』（關於這點，楊眞後來同意『七分拚音，三分形體』，又表示『林迭肯先生的-d -dy 的辦法，我絕對接受。』）上官公僕也是贊成變體字的，在標四聲，分長短音，定變體三種辦法中，他投變體的一票，但也主張『不宜用得太多，太多了，會限制文字的發展。』至於齊滄田的意見，則已見（c）標注四聲的問題那一項中，他不反對標四聲，但主張有一部份最常用的單音節同音語，可用不太違背拚音規則的變體字，此外又提出了用長短音區分的辦法。

（E）名詞首母大寫的問題：楊眞反對名詞首母大寫法，認爲是『學者坐在屋子裏看着好的辦法』，他說：『如果用打字機或者你是一個排字工人，我保險你不贊成那種費時間的辦法。』倪海曙的答復是：『我試驗名詞首母大寫法，也是爲了在基本上不動搖方案，不走英法文的舊路，而能在目前多少減少一些同音語的「慘狀」「窘狀」！說是過渡辦法也可以，你認爲打字排字不便，我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書寫上和區別專有名詞上，也有不便的，但是與同音語的不便相較，我覺得還買賣仍是做得。凡事有利必有弊，取捨抉擇，在乎權衡輕重，用名詞首母大寫法的德國、瑞典、挪威、丹麥、日本諸國中，尙未聞排字工人及打字員爲此事而提出抗議的，不過這事我也只是認爲值得試行，並非自我作古，一定要這樣做，最後決定還得由大家試驗了再說。』上官公僕的意見，認爲名詞和動詞有時區分很難，名詞首母大寫最好只限於實物名詞。Angz 也同意上官公僕的說法，認爲『中國語有些詞類很難分辨，很費腦筋，「有酒有肉」這句話裏「酒」和「肉」自然是名詞，但是「有吃有喝」裏的「吃」和「喝」是動詞？是名詞？就很難說了。』但認爲有試驗的價值。最後楊眞也向倪海曙表示：『名詞大寫確有一部份道理，我也只好一部份向你投降。』

（F）北方話拉丁化和全國共通語的關係問題：Angz 和倪海曙都主張把北方話作爲全國共通語，因此標準要定得寬，他們願稱許民國二年「讀音統一會」用民主方式表決的「舊國音」。認爲稍加變通，便可作爲全國共通語的拚音標準。楊眞上官公僕認爲北方話區域中仍舊應該有方言方案，楊眞主張『北平還應該有它的方案』，爲了使『說的和寫的一致』。他說『民二所訂的是『四不像子』，『是死的』，『而且是沒有地方發那種音的』。他說：『最好是各地想自已的辦法，然後再求綜合的「共通語」，否則一定鬧弄得非驢非馬。』『共同的標準語是應該有的，但必須在方言之後，』上官公僕也主張不妨多製幾種方案。齊滄田認爲『關於方案的分區，我以爲咱們現在還不能算已經得到了確切的答案，這件工作底完成，大約還得在和平以後，才能夠實現，更談不到什麼國際語了，至於比較民主一點的第一次「國語」的字音，表決方式是拿着行政的單位——省，爲單位的，可是有幾省到開完了會還沒有派代表來，那個時候在白話文運動以前，一切字音想多是根據讀書音的，所以也不能作爲標準，現在咱們只要每人就自已能力的範圍以內，做一點兒工作，作爲將來的參考。』這樣討論又引到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上去，倪海曙提出：『說的和寫的要絕對一致是不可能的，文字只能接近語言，以語言爲基礎，而不能跟語言絕對一致，語言屬於聽覺，文字屬於視覺，接受的方式旣不同，表現的方法自有異。這即使在西洋文字中亦是一樣的。語言和文字是兩個範疇，兩種體系，不是一個東西。不過我並不是在提倡文言文，爲了使文字接近人民，我們一定要使說的和寫的「接近」，書面的文字應該以口頭的語言爲基礎，但這是它們的「合作」，不是它們的「合併」』。齊滄田同意這說法，他說：『說到語言和文字的關係，尤其是一般人通用的，我也是以爲它們中間應該保留相當的距離，需要相當的人工標準。』楊眞也承認應該是「合作」，而不是「合併」。他說：『我說說的和寫的要一致，正是你所說的「合作」，不過我近來因爲有失眠的現象，所以有時候詞不達意。雖然不是「合併」，但我主張絕不能離得太遠而需另費心思。』此外 Angz 替「共通語」下了一個比較具體的註解，他說：『所謂「共通語」，決不是一種「統一」的言語。統一的意思是幾種言語變成一種言語。猶如 Wundt 說的『一個國家，一種言語』和 Schlejer 在他的 Volapuk 上所標榜的『一個世界，一種言語』那種說法。共通語的骨幹可能是幾種言語中的一種，可是它決不蔑視了其他的幾種而唯我獨尊起來，獨霸起來。共通語的基本要求是實用和方便。文字在起初是紀錄言語的，其後影響了言語的進展。一般地說，先有言語，後有文字。但如 Esperanto 就先有文字，後有言語。今日無線電廣播，無分中外，是大多捧了稿子唸文字，不是隨口說話。所以我有一種妄想，我們費心費力要建立起一種中國拚音文字出來，同時也就是要培養成一種中國的共通語出來，這個共通語的主要成份，不但是「語音」，還有「語彙」和「語法」兩個方面。』

（E）拉丁化方案是否可修改和怎樣修改的問題：倪海曙在「語文」五十七期「結束符號，建立文字」一文中，曾說美陳鶴琴改yo（岳）爲 ye，後來又收回原議的那種不自我作古而尊重公意的風度。楊眞認爲這是崇拜用yo拚「岳」，是「新的拜物教」。於是倪海曙解釋說：『我舉出這個例是讚美陳氏的那種「風度」——就是不獨斷獨行，而以公衆意見爲重的虛心態度——這裏就有克制自己，顧全大局的意味。yo 未嘗不可以改ye，只是還沒有經過大家通過，他就不願破壞方案的完整性，這是眞正的民主風度，是不以私見爲重，而是把運動放在頭裏的態度。我認爲對於方案的意見，大家儘管提出，但不要不經過大多數人的同意，就付之實行，甚至強迫人家來實行。你只能試驗，不能決定。決定是大家的事，否則你就得聲明是個人的方案，而不是「拉丁化」，「拉丁化」是一份羣衆的方案，它不能由個人來隨意改變的，就像民主國的憲法不能由個人來隨意改變一樣，民主國人民尊重憲法，你能說他們是拜物敎麼？「拉丁化」必須保持它對羣衆的約束力量，就像憲法必須保持它對人民的約束力量一樣。「拉丁化」的產生，雖只由於一個委員會的工作，但它旣有羣衆，就已爲這些羣衆所承認，你要改變它，應得大多數人的同意。站在「拉丁化」的立場上，我們不反對有修改的意見提出，但決不允許個人來隨意修改。』關於這點，楊眞後來表示：『完全擁護！』『接受你的意見』。

（G）總結：以上幾個問題，以這五個人來說，經過幾次交換意見以後，雖說不上已得出共同的結論，（他們五個人的）但對於問題的看法已有相當一致的地方，現作一總結如下：

一、x改爲 h：五個人中四個人同意，一個人沒有意見。

二、zh ch sh rh z c s 應有韻母：五個人中四個人同意，一個人沒有意見。至於表那韻母的字母，有人選 j，有人選 y。

三、gi ki xi 和zi ci si 的分合：一個人堅持不能分，三個人同意分，一個人分合兼用。這個問題似乎可跟方言與共通語的問題同時解決，將來在共通語的方案中分，在北方語區的有些地方方案中不分。

四、標注四聲的問題，特別寫法的問題和名詞首母大寫的問題：大家在原則上都同意「有條件的」使用。

五、方言與共通語的問題：一部份人主張建立以北方普通話爲基礎的，跟北方各方言稍有距離的全國共通語，但並不否認在北方話區域的有些地區，應有地方方案。有些人主張在北方話區域的有些地區，建立地方方案，但也不否認應建立以北方普通話爲基礎的，跟北方各方言稍有距離的全國共通語。

六、拉丁化方案是否可修改和怎樣修改：似乎大家都認爲可修改，但須徵求大多數人的同意。

最後要說的，以上幾個問題，這次參加討論的五個人希望繼續徵求國內國外各地拉丁化同志們的意見。

現行拉丁方案需要修正嗎？（續完）

史存直

用 x 表『厂』這個辦法雖然爲大多數人所不滿，但他究竟是怎麼來的呢？難道現行拉丁化方案的製定人連 h 比 x 更富於國際性這一點也不知道嗎？這當然是不會有的。那麼用 x 表『厂』這個辦法到底是怎樣來的呢？大家都知道現行拉丁化方案的起草人是瞿秋白先生。瞿先生的原案表『厂』用的是 h 而不是 x。那麼遠東拉丁化會議爲什麼捨棄原案的 h 不用而要改用 x 呢？有些人以爲遠東拉丁化會所以改 h 爲 x，乃是因爲中國的『厂』帶有喉頭摩擦，所以應該用 x，不應該用 h。這個推測並不見得合於事實。中國的『厂』雖然在某些方言的某些韻前面發帶摩擦，（最明顯的是北平『亡』韻前的『厂』）但從整個漢語的音韻體系看來，把中國的『厂』當作喉頭摩擦音〔x〕而用 x 來拚寫顯然是不適當的。也許參與遠東拉丁化會議的人那時候還不知道應該從整個漢語，從整個音韻體系來看問題，但至少不至根據非事實的理由來用 x 代替 h 是可以推想到的。那麼遠東拉丁化會議爲什麼捨棄原案的h 不用而改用呢？我雖然未曾參加當時會議會議論，也沒有看到該會議的記錄，但是我相信該會議用 h 代替 x 的原因是由於求音節劃分的淸楚。

現行拉丁化方案對於『ㄗ，ㄘ，ㄙ；ㄓ，ㄔ，ㄕ，ㄖ』這些音節是不用母音字母而單獨用『z，c，s；zh，ch，sh，rh，』這些子音字母來拚寫的。因此如果再用 h 來表示『厂』音，就會在音節劃分上引起若干混亂。像 shao，chang，zhan……這些拚法，究竟是代表一個音節呢還是代表 s-hao，c-hangz-han……等兩個音節呢？爲解決這種音節劃分上的混亂，於是就採用了 x來表示『厂』音。這樣一來，一個音節就可以拚作 shao，chang，zhan，……而兩個音節就可以拚作 sxao，cxang，zxan，……於是音節就劃分淸楚了。這雖然不失爲劃分音節的一個辦法，但並不是很好的辦法。因爲不但用x表『厂』失去國際性，而且一個音節不用母音字母也不合於多數語言的習慣，不能滿足多數人的心理要求。像現行拉丁化方案那樣把『石板，石筆、思想、時勢……』拚作『shban，shbi，ssiang，shsh……』是多麼讓人看着難受呀！不僅人們難以覺它們是兩個音節，甚至像『shsh』這樣的拚法簡直不像文字。但如果我們在『ㄗ，ㄘ，ㄙ；ㄓ，ㄔ，ㄕ，ㄖ』這些音節中添一個母音字母，不僅可以使文字美觀，不僅使音節劃分得更爲淸楚，而且也就無須要用 x 來表示『厂』音了。只要中間插一個母音字母，h 就可以同時擔負兩種任務而無妨礙：它一方面可以單獨表示『厂』音，一方面又可以加在『z，c，s，r』後面表示『ㄓ，ㄔ，ㄕ，ㄖ』了。

那麼『ㄗ，ㄘ，ㄙ；ㄓ，ㄔ，ㄕ，ㄖ』這些音節中間的母音用那個字母來拚寫好呢？從中國音韻體系說來，我以爲最好是用『i』字。但因爲現行拉丁化方案已用『zi，ci，si』這種拚法表示『擠，齊，西』這些音，不便再用同一拚法表示『茲，雌，司』音，所以不妨在『i』上略加小符號（diacritic mark）以表示其間的區別。現在姑且決定用『i』（改 i 上的一點爲一撇）來表示『ㄗ，ㄘ，ㄙ；ㄓ，ㄔ，ㄕ，ㄖ』等音節中的母音韻，那麼，現行拉丁化方案的。

sxao，cxang，zxan；shban，shbi，ssiang，shsh……

就可以變爲

sihao，cihang，zihan；shiban，shibi，sisiang，shishi，……

豈不更爲美觀，淸楚而合於國際習慣。

其實這一改變的好處還不限於美觀，淸楚和合於國際習慣，並且也合於中國語的特性。因爲『i』這個母音最易使它前面的子音發生顎化現象，閩廣方言的『ㄍ一，ㄎ一，ㄏ一』音，到了北方就變成『ㄐ一，ㄑ一，ㄒ一』（如，幾、起、希諸字）；北方方言的『ㄓ帀，ㄔ帀，ㄕ帀音，到了閩廣方言就變成『ㄐ一，ㄑ一，ㄒ一』音（如『知、恥、時』諸字）；如果我們不站在語音學的觀點而站在音韻學觀點允許一個字母依地而改變其讀音，那麼就可以求得各方言羅馬字間的更大的一致或近似。因爲在北方代表『幾、起、希』的『gi，ki，hi』和代表『知、恥、時』的『zhi，chi，shi』到了閩廣也就無須改拚了。

除了顎化之外，還有所謂『同化』的現象，也是要求我們在『ㄗ、ㄘ、ㄙ；ㄓ、ㄔ、ㄕ、ㄖ。』這些音節後面添加『i』這個母音字母的。凡是稍微研究過中國音韻學的人都知道中國『茲此司知恥詩』這些原是有韻母『i』的，後來這母音 i 被前面的摩母所同化，遂致有人誤認爲『失去了』母音，而單獨由子音構成一音節。這錯誤的見解使民國二年的讀音統一會在製定注音字母的時候未替『茲此司知恥詩』這些音節製定韻母。後來中國國內的國語運動者雖然糾正了這一誤錯，添製了『帀』這個字母，但製定拉丁化方案的人們却依然繼承了舊的錯誤理論，單獨用子音字母來拚寫上述的音節。查瞿秋白先生的原案，對於上述的音節不是添加母音字母的，不過瞿先生對於中國音韻沒有十分研究，所選用的字母不適當，（他選用了『e』這個字母）因此被人們否決了。

用『i』表示『帀』爲適當，從方言中的另一現象來說，也是應該用『i』來表示『帀』的。在中國某些方言中，如安徽的合肥縣，廬江縣，四川的某些縣份，雲南的某些縣份，所有普通話中韻母『i』的字都讀成韻母〔ɿ〕，如合肥人讀『擠欺西』爲〔tsɿ，tsɿ，sɿ〕讀『放屁』爲『放〔pɿ〕』，讀『雞吃米』爲『〔tsɿ〕吃〔mɿ〕』，讀『豈有此理』爲『〔tsɿ〕有〔tsɿlɿ〕』，讀『老母雞』爲『老母〔tsɿ〕』。因爲這個緣故，合肥人遂獲得了『老母茲（雞）』的渾號。從上面這些例子看來可以曉得，不僅『i』自身變成〔ɿ〕，甚至影響到它前面的聲母，使前面的聲母也變成『ㄗ、ㄘ、ㄙ』。這種現象好像還沒有固定的稱呼，但因爲人們通常把『ㄗ、ㄘ、ㄙ』稱爲齒音，我們也就暫時稱它爲『齒音化』罷。其實我更想稱它爲『顎化』。這種『顎化』現象不僅發生於中國，同時也發生於外國。如日本東北的『ズズ辯』就是一例。瑞典 Lundell教授爲記錄方言而製定〔ɿ〕〔ʅ〕等符號，大約也是由於這種需要。由這種現象我們更可以明白前段所說的『同化』現象應該當作『同化』來了解而不應該當作『韻母消失』來了解了。從音韻學的觀點，這種『同化』的『i』即〔ɿ〕在拚音文字中仍應拚作『i』自不待說。旣然由顎化而來的〔ɿ〕拚作『i』，那麼由同化而來的〔ɿ〕乃至〔ʅ〕當然也就應該拚作『i』了。

根據上面所說，可見鄭爾崖先生所說現行拉丁化方案和我的方案之間僅一個字母之差是不盡然的。現行拉丁化方案的最大缺點有兩個，一個是以x表『厂』，另一個是『子音單獨成音節』。而這兩個缺點是有關聯的，必須同時改正。決不能當作無關重要的小疵而放任下去。

也許有人以爲拉丁化運動目前還沒全國性的組織，因而也談不到修改方案，這修改方案的事必須由大家來決定，不能由一部分人來決定。這一點我當然也同意。但是我要再提出一個問題：這全國性的組織如何才會產生呢？不要說全國性的組織在單拿上海來說，或語文副刊已出版到現在已有一年多，還沒有一個地方性的組織，不能說不是一件憾事。正因爲這個原故，所以『要有新文字寫的讀物』這個希望也始終難以實現。在這裏我想請『語文』編者不要專注意到『宣傳』，同時也要注意到『組織』問題。我相信，約幾個能腳踏實地爲文字改革運動苦幹的人來從事編輯出版和研究，也許要比請『名人』發表一些司空見慣的意見來替新文字裝幌子要有實效得多。沒有組織不要說方案的改善無法談到，就是推行工作也始終無法開展。

編者按：文中凡是跟zh, ch, sh, rh, z, c s 拚的 i，都是改一點爲一撇。因鑄字困難，無法排出。